

散文自选丛书

常常，我想起那座山

TGMU

TAIGANGMING
JIASANWEN
ZIXUAN
CONGSHU



张晓风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常常，我想起那座山

张晓风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常常,我想起那座山

张晓凤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 $\frac{1}{2}$ 插页 4 字数 176 000

1997年8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6001—9 000

ISBN 7-5306-2461-X/1·2196

定价:12.60元



張允風

自序

一

我走在古城苏州，六月的校园里绿荫初长。

这是苏州大学，我走在其间一点不觉陌生，这是我的百年母校，我早就认识它，我的大学期间就是在台北外双溪东吴读的，学校的英文名字是 Soochow University，东吴大学亦即苏州大学。我在那里读书、谈恋爱。

而此刻，我走在苏州古城的苏州大学里，时光模糊起来，我仿佛是那十七岁的大一新鲜人，一迳四处走看。

那次去苏大是为了开“散文研讨会”，但我的心却为校园校舍而入迷……我就是在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下遇见范希文先生。他来自天津，也来参加研讨会，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人。

范先生请我允许他们出一本散文集，我欣然同意，既然人在苏州古城，既然手里摇着一把苏州檀香扇，既然阳光是那么慷慨——好像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商量的。

二

但以后事情又拖了两年，一回到台北，人就忙得团团

转。这期间范先生十分君子，他一直用温和坚定的态度来进行“催而不逼”的行动，我终于惭愧了，书也终于可以付梓。

三

作者是风，微凉的或微熏的风，他是存在的，但他即因读者的觉察而加倍存在。

有一次，有个大陆读者写信给我，问我是不是他失散的妹妹，因为同名同姓。我当然不是，但想到信中所说的那个从小因贫穷而送给别人的也叫张晓风的女孩，心中不免一憾，仿佛她一生的苦难我也有份。后来得知胡风的女儿也叫张晓风，（她还为父亲整理了传记）我也觉得亲切，仿佛遭批挨斗的胡风也是我家亲人。

我是一切的人，一切的人是我，不管身在海峡的哪一边。

我写一切的事，一切的事是你的事，也是我的事。

我吐露我的声音，而我的声音其实也就是你的声音啊！

读者啊，请轻叩扉页，如叩空谷，并且寻找你自己的足音吧！

目 录

自 序.....	1
----------	---

第 一 辑

地毯的那一端.....	3
初绽的诗篇	11
霜 橘	27
归 去	34
常常,我想起那座山.....	44
也是水湄	49
画 晴	53
前 身	59
情 怀	63
矛盾篇	73
只因为年轻啊	78
想你的时候	89
最后的戳记	94
我知道你是谁.....	100
高处何所有.....	107

第二辑

戈壁行脚.....	111
林木篇.....	122
雨之调.....	127
春 俎.....	130
花朝手记.....	135
林中杂想.....	144
我 有.....	151
书·坠楼人.....	155
一钵金.....	157
秋天·秋天.....	162
魂梦三则.....	167
专 宠.....	175
一个女人的爱情观.....	183
眼神四则.....	188
幽明二则.....	195
动情二章.....	200
许士林的独白.....	205

第三辑

我的幽光实验.....	215
我有一个梦.....	224
玉 想.....	231
色 识.....	240
初 心.....	251



第
一
輯

地毯的那一端

德：

从疾风中走回来，觉得自己像是被浮起来了。山上的草香得那样浓，让我想到，要不是有这样猛烈的风，恐怕空气都会给香得凝冻起来！

我昂首而行，黑暗中没有人能看见我的笑容。白色的芦荻在夜色中点染着凉意——这是深秋了，我们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临近了。我遂觉得，我的心像一张新帆，其中每一个角落都被大风吹得那样饱满。

星斗清而亮，每一颗都低低地俯下头来。溪水流着，把灯影和星光都扰乱了。我忽然感到一种幸福，那样浑沌而又陶然的幸福。我从来没有这样亲切地感受到造物的宠爱真——的，我们这样平庸，我总觉得幸福应该给予比我们更好的人。

但这是真实的，第一张贺卡已经放在我的案上了。洒满了细碎精致的透明亮片，灯光下展示着一个闪烁而又真实的梦境。画上的金钟摇荡，遥遥地传来美丽的回响。我仿佛能听见那悠扬的音韵，我仿佛能嗅到那沁人的玫瑰花香！而尤其让我神往的，是那几行可爱的祝词：

愿婚礼的记忆存至永远，
愿你们的情爱与日俱增。

是的，德，永远在增进，永远在更新，永远没有一个边和底——六年了，我们护守着这份情谊，使它依然焕发，依然鲜洁，正如别人所说的，我们是何等幸运。每次回顾我们的交往，我就仿佛走进博物馆的长廊。其间每一处景物都意味着一段美丽的回忆。每一件东西都牵扯着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
那样久远的事了。刚认识你的那年才十七岁，一个多么容易错误的年纪！但是，我知道，我没有错。我生命中再没有一件决定比这项更正确了。前天，大伙儿一起吃饭，你笑着说：“我这个笨人，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聪明的事。”你没有再说下去，妹妹却拍起手来，说：“我知道了！”啊，德，我能够快乐地说，我也知道。因为你做的那件聪明事，我也做了。

那时候，大学生活刚刚展开在我面前。台北的寒风让我每日思念南部的家。在那小小的阁楼里，我呵着手写蜡纸。在草木摇落的道路上，我独自骑车去上学。生活是那样黯淡，心情是那样沉重。在我的日记上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我担心，我会冻死在这小楼上。”而这时候，你来了。你那种毫无企冀的友谊，四面环护着我，让我的心触及最温柔的阳光。

我没有兄长，从小我也没有和男孩子同学过。但和你交往却是那样自然，和你谈话又是那样舒服。有时候，我想，如果我是男孩子多么好呢！我们可以一起去爬山，去泛舟。让小船在湖里任意飘荡、任意停泊，没有人会感到惊奇。好几年以后，我将这些想法告诉你，你微笑地注视着我：“那，我

可不愿意，如果你真想做男孩子，我就做女孩。”而今，德，我没有变成男孩子，但我们可以去遨游，去做山和湖的梦。因为，我们将有更亲密的关系了。啊，想象中终生相爱相随，该是多么美好！

那时候，我们穿着学校规定的卡其服。我新烫的头发又总是被风刮得乱蓬蓬的。想起来，我总不明白你为什么那样喜欢接近我。那年大考的时候，我蜷曲在沙发里念书。你跑来，热心地为我讲解英文文法。好心的房东为我们送来一盘春卷，我慌乱极了，竟吃得洒了一裙子。你瞅着我说：“你真像我妹妹，她和你一样大。”我窘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一径低着头，假作抖那长长的裙幅。

那些日子真是冷极了。每逢没有课的下午，我总是留在小楼上，弹弹风琴，把一本拜尔琴谱都快翻烂了。有一天你对我说：“我常在楼下听你弹琴。你好像常弹那首甜蜜的家庭。怎样？在想家吗？”我很感激你的窃听，唯有你了解、关切我凄楚的心情。德，那个时候，当你独自听着的时候，你想些什么呢？你想到有一天我们会组织一个家庭吗？你想到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，以心灵的手指合奏这首歌吗？

寒假过后，你把那叠泰戈尔诗集还给我。你指着其中一行请我看：

如果你不能爱我，就请原谅我的痛苦吧！

我于是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我不希望这件事发生，我真的不希望。并非由于我厌恶你，而是因为太珍重这份素净的友谊，反倒不希望有爱情去加深它的色彩。

但我却乐于和你继续交往。你总是给我一种安全稳妥

的感觉。从头起，我就付给你我全部的信任。只是，当时我心中总向往着那种传奇式的、惊心动魄的恋爱。并且喜欢那么一点点的悲剧气氛。为着这些可笑的理由，我耽延着没有接受你的奉献。我奇怪你为什么仍做那样固执的等待？

你那些小小的关怀常令我感动。那年圣诞节你把得来不易的几颗巧克力糖，全部拿来给我了。我爱吃笋豆里的笋子，唯有你注意到，并且耐心地为我挑出来。我常常不晓得照料自己，唯有你想到用自己的外衣披在我身上（我至今不能忘记那衣服的温暖，它在我心中象征了许多意义）。是你，敦促我读书；是你，容忍我偶发的气性；是你，仔细纠正我写作的错误；是你，教导我为人的道理。如果说，我像你的妹妹，那是因为你太像我大哥的缘故。

后来，我们一起得到学校的工读金。分配给我们的是打扫教室的工作。每次你总强迫我放下扫帚，我便只好遥遥地站在教室的末端，看你奋力工作。在炎热的夏季里，你的汗水滴落在地上。我无言地站着，等你扫好了，我就去掸掸桌椅，并且帮你把它们排齐。每次，当我们目光偶然相遇的时候，总感到那样兴奋。我们是这样地彼此了解，我们合作的时候总是那样完美。我注意到你手上的硬茧，它们把那虚幻的字眼十分具体地说明了。我们就在那飞扬的尘影中完成了大学课程——我们的经济从来没有富裕过；我们的日子却从来没有贫乏过。我们活在梦里，活在诗里，活在无穷无尽的彩色希望里。记得有一次我提到玛格丽特公主在她婚礼中说的一句话：“世界上从来没有两个人像我们这样快乐过。”你毫不在意地说：“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的缘故。”我喜欢你的自豪，因为我也如此自豪着。

我们终于毕业了，你在掌声中走到台上，代表全系领取毕业证书。我的掌声也夹在众人之中，但我知道你听到了。在那美好的六月清晨，我的眼中噙着欣喜的泪。我感到那样骄傲，我第一次分沾你的成功、你的光荣。

“我在台上偷眼看你，”你把系着彩带的文凭交给我，“要不是中国风俗如此，我一走下台来就要把它送到你面前去的。”

我接过它，心里垂着沉甸甸的喜悦。你站在我面前，高昂而谦和、刚毅而温柔。我忽然发现，我关心你的成功，远远超过我自己的。

那一年，你在军中。在那样忙碌的生活中，在那样辛苦的演习里，你却那样努力地准备研究所的考试。我知道，你是为谁而做的。在凄长的分别岁月里，我开始了解，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是怎样一种感情。你来看我，把南部的冬阳全带来了。那厚呢的陆战队军服重新唤起我童年时期对于号角和战马的梦。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当时你临别敬礼的镜头烙在心上有多深。

我帮着你搜集资料，把抄来的范文一篇篇断句、注释。我那样竭力地做，怀着无上的骄傲。这件事对我而言，有太大的意义。这是第一次，我和你共赴一件事。所以当你把录取通知转寄给我的时候，我竟忍不住哭了。德，没有人经历过我们的奋斗，没有人像我们这样相期相勉，没有人多年来在冬夜图书馆的寒灯下彼此伴读。因此，也就没有人了解成功带给我们的兴奋。

我们又可以见面了，能见到真真实实的你是多么幸福。我们又可以去作长长的散步，又可以蹲在旧书摊上享受一

个闲散黄昏。我永不能忘记那次去泛舟，回程的时候，忽然起了大风。小船在湖里直打转，你奋力摇橹，累得一身都汗湿了。

“我们的道路也许就是这样吧！”我望着平静而险恶的湖面说，“也许我使你的负担更重了。”

“我不在意，我高兴去搏斗！”你说得那样急切，使我不敢正视你的目光，“只要你肯在我的船上，晓风，你是我最甜蜜的负荷。”

那天我们的船顺利地拢了岸。德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愿意留在你的船上，我乐于把舵手的位置给你。没有人能给我像你给我的安全感。

只是，人海茫茫，哪里是我们共济的小舟呢？这两年来，为着成家的计划，我们劳累到几乎虐待自己的地步。每次，你快乐的笑容总鼓励着我。

那天晚上你送我回宿舍，当我们迈上那斜斜的山坡，你忽然驻足说：

我在地毯的那一端等你！我等着你，晓风，直到你对我完全满意。

我抬起头来，长长的道路伸延着，如同圣坛前柔软的红毯。我迟疑了一下，便踏向前去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已不记得当时是否是个月夜了，只觉得你诚挚的言词闪烁着，在我心中亮起一天星月的清辉。

“就快了！”那以后你常乐观地对我说：“我们马上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家。你是那屋子的主人，你喜欢吧？”

我喜欢的，德，我喜欢一间小小的陋屋。到天黑时分我

便去拉上长长的落地窗帘，捻亮柔和的灯光，一同享受简单的晚餐。但是，哪里是我们的家呢？哪儿是我们自己的宅院呢？

你借来一辆半旧的脚踏车，四处去打听出租的房子，每次你疲惫不堪地回来，我就感到一种痛楚。

“没有合意的，”你失望地说，“而且太贵，明天我再去看。”

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困难，我从不知道成家有那么多琐碎的事，但至终我们总算找到一栋小小的屋子了。有着窄窄的前庭，以及矮矮的榕树。朋友笑它小得像个巢，但我已经十分满意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有了可以憩息的地方。当你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，那重量使我的手臂几乎为之下沉。它让我想起一首可爱的英文诗：

我是一个持家者吗？

哦，是的。

但不止，

我还得持护着一颗心。

我知道，你交给我的钥匙也不止此数。你心灵中的每一个空间我都持有一枚钥匙，我都有权径行出入。

亚寄来一卷录音带，隔着半个地球，他的祝福依然厚厚地绕着我。那样多好心的朋友来帮我们整理。擦窗子的，补纸门的，扫地的，挂画儿的，插花瓶的，拥拥熙熙地挤满了一屋子。我老觉得我们的小屋快要炸了，快要被澎湃的爱情和友谊撑破了。你觉得吗？他们全都兴奋着，我怎能不兴奋呢？我们将有一个出色的婚礼，一定的。